

脫歐顯資本主義缺陷 港難獨善

7 July 2016

目前世界各地的政治狀況，均有同一項特點：變得憤怒和不耐煩的人愈來愈多，但卻沒有辦法講出個未來。香港如此，英國、美國如此，其他國家的情況也差不多。

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肯定不是由單一個因素所決定，但意識形態的空白相信是大家都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意識形態空白 不再求變革

早在上世紀 50、60 年代便有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的討論。當年的一種說法是認為由於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追求工業化、現代化，她們的社會、經濟結構逐漸趨向近似，以至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純粹是表面的裝飾或政治上的包裝。

另一種說法則指出，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各種吸納社會矛盾、衝突的機制（如工業衝突的制度化，令勞資關係變為談判和議價的程序）的情況下，意識形態漸漸顯得缺乏吸引群眾的能力，再不會出現之前所見種種追求經濟制度徹底改變的革命。

當然，有趣的是，當年「意識形態的終結」之說還在辯論之際，1968 年世界各地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革命思潮又再次在現實政治世界中產生作用。

行動向左轉 思想向右轉

事隔多年，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矛盾並無調和的跡象，但社會主義陣營則在 1989 年前後瓦解，令「意識形態的終結」重新以「歷史的終結」現身，認為西方民主制度已再無受到挑戰，亦無可以超越它的另類選擇，而現狀亦再無否定它的對立面。

這種上世紀 90 年代的說法，不多久也受到各種考驗：今次英國「脫歐」的過程，正好說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連英國的兩大政黨亦似乎無法涵蓋現有的政治訴求與光譜）的弱點，統統表露無遺。

這不是一個西方民主是好是壞的問題，而是曾經以為是最有效處理政治分歧的制度安排，也一樣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未有受到重大意識形態挑戰的情況下發生。

資本主義千瘡百孔，但左翼思潮卻不見得在現實政治世界中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選擇。90 年代一些社會理論家預言左右對立已經過時，現在呈現在大家眼前，但至於這將由哪一個理解政治的框架所替代，則似乎誰都沒有答案。

或者有人會反問：近年世界各地不是紛紛出現「佔領」運動嗎？不是有很多人挑戰這個「1% Vs 99%」的現狀嗎？在行動上，的確如此。可是，在思想上，卻是向右轉多於向左轉。而就算不是右轉，對於現存社會經濟制度的態度，是矛盾的或曖昧者居多。

憤怒無助宣洩 行動消除焦慮？

舉例：在這邊我們聽到不滿的年輕人批評就業前景欠佳、工資滯後等等，在另一邊我們又見到他們對於甚麼青年創業計劃反應踴躍，只要有機會做個小老闆，對就業、工資的不滿立即可以暫時擱下。

他們批判的似乎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能否分得一杯羹。他們關心個人的機會和所得分配，這不難理解。但問題是：他們其實想得到甚麼？改變些甚麼呢？

在目前這個意識形態空白的大環境裏，群眾的不滿基本上不會聚焦，更不會由個人層次轉化為集體尋找出路的嘗試。社會上的不滿沒有減少，感到憤怒的群眾有增無減，但大家又不想探討社會的出路這類大論述的議題。於是，最能消除焦慮的方法，是不斷行動：行動既是手段，又是目標。

有所行動便好像能夠做點實事，至於為了甚麼而做？最終能否帶來改變？反而顯得不是那麼重要。

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古怪，但現實政治卻以這種形態表現出來。大家都知道身陷困局，可以誰也沒有打算從困局中走出來。

撰文:呂大樂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Website:

<http://paper.hket.com/article/1458579/%E8%84%AB%E6%AD%90%E9%A1%AF%E8%B3%87%E6%9C%AC%E4%B8%BB%E7%BE%A9%E7%BC%BA%E9%99%B7%20%E6%B8%AF%E9%9B%A3%E7%8D%A8%E5%96%84>